

情感史与近代早期欧洲巫术史研究

陆启宏

【提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情感史的发展拓展了历史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涌现了很多有影响力的理论和著作。近年来,一些历史学家试图将情感史运用于近代早期欧洲巫术史研究之中,力图发现巫术和巫术审判中的情感因素,揭示巫术和巫术审判中情感产生效力的机制以及理解作为巫术史研究对象的情感表象等。情感史极大地拓展了近代早期欧洲巫术史研究的视野和研究路径。

【关键词】巫术 情感 情感史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欧洲近代早期巫术史的研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西方学术界出版了一些全面概括和梳理近代早期巫术史史学编纂的论著。^① 国内学者对于欧洲近代早期欧洲巫术的历史研究也多有介绍和分析。^② 长久以来,近代早期巫术史研究在方法上一直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路径,如人类学、社会学和精神分析等。^③ 近年来,一些学者试图将情感史运用于巫术史的研究中,极大地拓展了巫术史的研究。本文试图就情感史在近代早期巫术史研究中的运用作一个初步的梳理,并探讨情感在近代早期欧洲巫术和巫术审判中的作用。

一、情感史视野下的巫术

自近代以来,感性和情感方面的因素被排斥在历史写作之外,历史学家主要考察的是理性的思考和行为。^④ 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是最早注意到情感的历史学家之一。赫伊津哈在《中

① 例如:Brian P. Levack, ed., *Articles on Witchcraft, Magic and Demonology*, 12 volumes,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2; Jonathan Barry, Marianne Hester and Gareth Roberts, eds., *Witchcraft in Early Modern Europe: Studies in Culture and Belie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Brian P. Levack, ed., *New Perspectives on Witchcraft, Magic and Demonology*, 6 volumes, Routledge, 2001; Jonathan Barry and Owen Davies, eds., *Palgrave Advances in Witchcraft Historiography*,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Malcolm Gaskill, “The Pursuit of Reality: Recent Research into the History of Witchcraft”, *The Historical Journal*, Vol. 51, No. 4 (Dec. 2008); Brian P. Levack,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Witchcraft in Early Modern Europe and Colonial Ame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Marko Nenonen and Raisa Maria Toivo, eds., *Writing Witch-Hunt Histories: Challenging the Paradigm*, Brill, 2014。

② 例如:徐善伟:《女性因何成为近代早期欧洲猎巫运动的主要受害者》,《历史研究》2015年第5期;孙义飞:《近代早期欧洲巫术史研究范式的演变》,《世界历史》2014年第2期;陆启宏:《近代早期西欧的巫术与巫术迫害》,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③ 兹举几例:人类学方法:Keith Thomas, *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 Studies in Popular Beliefs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y England*, London, 1971; Alan Macfarlane, *Witchcraft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A Regional and Comparative Study*, 2nd edition, Routledge, 1999。社会学方法:Wolfgang Behringer, *Witchcraft Persecutions in Bavaria: Popular Magic, Religious Zealotry and Reason of Stat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trans. J. C. Grayson and David Ledere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精神分析方法:Lyndal Roper, *Oedipus and the Devil: Witchcraft, Sexuality and Relig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Routledge, 1994。

④ 王晴佳、李隆国:《外国史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87页。

世纪的秋天》中提到了“中世纪情感生活孩子般的特性”。^① 诺贝尔·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文明的进程》中延续了赫伊津哈的思路,同时试图“在个人[的情感及情感控制]结构的长期变化与社会结构的长期变化之间找到某种联系”。^② 因此,埃利亚斯将情感的变迁放在了西方历史的大叙事之中,即西方的历史就是情感不断约束的历史。历史学家一般将情感史的研究追溯到法国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费弗尔追随了赫伊津哈的研究,他在1941年的一篇文章中就提出要关注人类的情感及其形式。^③

1985年,美国历史学家彼得·斯特恩斯(Peter Stearns)与卡罗尔·斯特恩斯(Carol Stearns)夫妇在《美国历史评论》上提出了“情感学”,开创了当代的情感史研究。对于情感的研究有两个不同的角度:认知心理学和人类学。认知心理学强调的是情感的生物性维度,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发现人类情感的共性,甚至其表露方式的普遍特征,如探测悲伤和兴奋的时候,人的脑部活动有何不同等等”;而人类学则强调情感的文化建构性,即相对注重情感的社会性维度,也就是“其生成和表现背后的社会、文化背景”。^④ 情感史受到这两个学科的影响:在肯定情感的普遍性同时,也注重情感的社会性和历史性。费弗尔就认为,情感不仅仅是“机体对于外部刺激的自动反应”。^⑤ “情感学”(emotionology)一词是斯特恩斯夫妇自造的词汇,指的是“一个社会或其中一个可定义的群体对于基本情感及其合适表达的态度或标准;制度反映和鼓励人类行为中这些态度的方式”。^⑥ “情感学”这一概念的提出是为了“将一个社会的集体情感标准与个人或团体的情感经验区别开来”,^⑦ 它关注的不是人们如何感觉或表现他们的情感,而是那些决定情感表达方式的社会因素。

从情感史的角度来看,巫术本质上“是一种与不受约束的激情相关的罪行,是无限制怨恨的泛滥”。^⑧ 历史学家马尔科姆·加斯基尔(Malcolm Gaskill)认为,近代早期的巫觋^⑨不仅是“社会的替罪羊、宗教的精神敌人、反抗的政治象征”,也是“无形情感的有形投射”。^⑩

著名的恶魔学著作《女巫之锤》(*Malleus Maleficarum*, 1486)就攻击女性“无约束的情感”。法国历史学家让·德吕莫(Jean Delumeau)将《女巫之锤》的主要作者海因里希·克雷默(Heinrich Kramer)对女性的攻击解释为“一位贞洁修士对女性性别恐惧的反映”;之后,很多研究近代早期

^① 约翰·赫伊津哈:《中世纪的秋天:14世纪和15世纪法国与荷兰的生活、思想与艺术》,何道宽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② 诺贝尔·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起源和心理起源的研究》第1卷,王佩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页。

^③ Lucien Febvre, “‘La sensibilité et l’histoire: Comment reconstituer la vie affective d’autrefois?’”, *Annales d’histoire sociale*, T. 3, No. 1/2 (Jan.-Jun., 1941); in English as “Sensibility and History: How to Reconstitute the Emotional Life of the Past”, in Peter Burke, ed., *A New Kind of History: From the Writings of Febvre*, tran. K. Folca,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3.

^④ 王晴佳、李隆国:《外国史学史》,第391页。

^⑤ Lucien Febvre, “Sensibility and History: How to Reconstitute the Emotional Life of the Past”, p. 14.

^⑥ Peter N. Stearns and Carol Z. Stearns, “Emotionology: Clarifying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and Emotional Standard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0, No. 4 (Oct. 1985), p. 813.

^⑦ Peter N. Stearns and Carol Z. Stearns, “Emotionology: Clarifying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and Emotional Standards”, p. 813.

^⑧ Michael Ostling and Laura Kounine, “Introduction: ‘Unbridled Passion’ and the History of Witchcraft”, in Laura Kounine Ostling and Michael Ostling, eds., *Emotions in the History of Witchcraft*,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 2.

^⑨ 尽管近代早期人们的观念里绝大部分行巫术者是女性,但仍有一部分是男性,因此笔者统一将witch翻译成“巫觋”,以涵盖男巫和女巫;如特别指明是女性的,则译为“女巫”。

^⑩ Malcolm Gaskill, “Afterword: Passions in Perspective”, in Laura Kounine Ostling and Michael Ostling, eds., *Emotions in the History of Witchcraft*, p. 271.

的学者都认为《女巫之锤》将女性建构为她们欲望的奴隶。^① 另有一些学者将关注点从“克雷默对于女性性别的情感转向他对女性精神力量的态度”，这些学者将“《女巫之锤》对巫术的建构解释为中世纪晚期神职人员对圣妇(saintly women)的身体神秘主义和社会声望逐渐上升的忧虑的结果”。^②

塔马·赫齐格(Tamar Herzig)结合了女性性别和女性神秘主义这两种关注点。赫齐格在研究了海因里希·克雷默的其他著作之后发现，事实上克雷默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异端问题。在克雷默看来，异端主要有两大类：巫术(女性的异端行为)和教义异端(doctrinal heresy,主要是男性的异端行为)，“魔鬼利用女巫来完成恶魔的行为，而凭借男性异端传播异端教条以削弱基督教信仰”。^③ 克雷默认为，“女性心智相对于男性而言更易受到影响，因而女性更容易受到无形精灵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既可以是不好的，也可以是好的。^④ 因此，巫术主要是“女性无法约束自己激情的结果”；而同样，女性也无法约束她们的宗教虔诚。克雷默在1501年驳斥波西米亚兄弟会(Bohemian Brethren)异端的著作中用三位意大利圣妇的真正神圣性来对比波西米亚异端虚假的神圣性。显然，在克雷默那里，“虔诚的女性神秘主义者是可怕的女巫的镜像”；“巫术和女性圣洁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两者既与女性身体的特殊性有关，又与女性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有关”。对克雷默而言，“无法约束情感本质上是一个女性的特征；但它既可能将当时的女性变成邪恶的女巫，也可能变成转世的基督”。^⑤

《女巫之锤》之后，很多近代早期的人都认为，女巫是“不受约束的激情”的体现，她们有着大量的怨恨、愤怒、复仇的欲望以及无厌的爱恋。在近代早期，女巫“不受约束的激情”的理论塑造了“恶魔学的话语和地方法官的观念”。在有关女巫的绘画、恶魔学家的著作以及巫术审判中，女巫无法克制情感的爆发，逾越了理想女性恰当的情感范围，她们是理想女性的反面。^⑥

巫术并不完全是一项女性罪行，同女巫一样，男巫也受无法约束激情的驱使。肯特(E. J. Kent)认为，近代早期英格兰社会中的男巫与暴君(tyrant)共享了重要的性别化文化领域——一种负面的男性模式。暴君和暴政的观念占据了近代早期的英格兰思想；暴政的语言为男性恶行提供了描绘的词汇，同时塑造了文学和审判材料中男性的形象。^⑦ 肯特将男巫和暴君的相似性归纳为三个方面：男性的野心(masculine ambition)、对反社会网络的参与(participation in anti-social networks)以及反叛(rebelliousness)。^⑧ 总之，男巫和暴君都是非理性和强烈欲望战胜理智的男性，“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堕入男性暴政的野蛮状态，并受无法约束激情的控制”。^⑨

不仅是巫觋，巫术审判中的其他相关人员也受这种“不受约束的激情”的控制，巫术控告通常由无法忍受的悲伤和恐惧引发，巫术控告者(巫术的受害者)、证人和法庭的官员将仇恨和愤怒发泄在巫觋上。因此，巫术审判是“情感表达和压抑的戏剧”。^⑩

^① Tamar Herzig, “Fear and Devotion in the Writings of Heinrich Institoris”, in Laura Kounine Ostling and Michael Ostling, eds., *Emotions in the History of Witchcraft*, pp. 19–20.

^② Tamar Herzig, “Fear and Devotion in the Writings of Heinrich Institoris”, p. 20.

^③ Tamar Herzig, “Fear and Devotion in the Writings of Heinrich Institoris”, pp. 23–25.

^④ Tamar Herzig, “Fear and Devotion in the Writings of Heinrich Institoris”, p. 23.

^⑤ Tamar Herzig, “Fear and Devotion in the Writings of Heinrich Institoris”, pp. 26, 29–31.

^⑥ Michael Ostling and Laura Kounine, “Introduction: ‘Unbridled Passion’ and the History of Witchcraft”, pp. 7–8.

^⑦ E. J. Kent, “Tyrannical Beasts: Male Witchcraft in Early Modern English Culture”, in Laura Kounine Ostling and Michael Ostling, eds., *Emotions in the History of Witchcraft*, p. 78.

^⑧ E. J. Kent, “Tyrannical Beasts: Male Witchcraft in Early Modern English Culture”, p. 85.

^⑨ E. J. Kent, “Tyrannical Beasts: Male Witchcraft in Early Modern English Culture”, pp. 80, 91.

^⑩ Michael Ostling and Laura Kounine, “Introduction: ‘Unbridled Passion’ and the History of Witchcraft”, p. 2.

此外,在巫术叙述中,甚至魔鬼也会受无法约束激情的驱使。16世纪,洛林地区的法官、恶魔学家尼古拉·雷米(Nicholas Rémy)在《恶魔崇拜》(Demonolatry)中提到:“魔鬼常常通过威胁和辱骂或通过人类对鞭笞和监禁的害怕来强迫人类服从。”在雷米的著作中,很多巫觋正是由于惧怕魔鬼的威胁和暴力而屈服于魔鬼,例如克洛德·莫雷勒(Claude Morèle)正是由于害怕魔鬼伤害自己的妻子儿女而屈服于魔鬼。^①有时魔鬼还扮演嫉妒的情人的角色。显然,雷米在对魔鬼的描绘中将嫉妒和暴力相结合创造了一个超男性(hyper-masculine)的魔鬼形象。^②

下面列举几种与巫术相关的情感。第一种是愤怒。英国历史学家罗宾·布里吉斯(Robin Briggs)在研究洛林地区的巫术审判时,将巫觋屈从于魔鬼的动机归纳为三个:愤怒、(对贫穷和饥饿的)绝望以及魔鬼对财富的许诺;其中,愤怒的原因可以概括为:丧亲、经济上的不幸、饥饿以及自私或残暴的丈夫。^③巫觋由于被拒绝或受到侮辱而感到愤怒,因而他们以巫术的方式进行复仇;而巫术受害者在被施以巫术后,他们愤而采用起诉的方式反制。例如,1662年英格兰洛斯托夫特(Lowestoft)巫案中,约翰·索姆(John Soam)和罗伯特·谢林汉姆(Robert Sheringham)都作证罗丝·卡伦德(Rose Cullender)是个女巫,因为他们运货马车曾经撞倒了她的房子,对方的愤怒和“威胁”竟导致马车不能顺利通过门口以及牲畜突然死亡。^④

第二种是嫉妒和恐惧。嫉妒被视为一种危险的破坏性情感,因为“它暗含了敌意,而这种敌意能够导致破坏社会的攻击和暴力”。^⑤在很多社会中,嫉妒是与巫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人们通常认为,巫觋(尤其是女巫)是“嫉妒”这一情感的体现。很多近代早期的神学家也将嫉妒与巫术联系起来。德国天主教神学家彼得·宾斯费尔德(Peter Binsfeld)认为,巫术来自对上帝的恨意:“恶魔知道自己被排除在拯救之外,他们憎恨善人,并力图将他人排除在拯救之外,即巫术来自于一种嫉妒。”历史学家琳达·罗珀(Lyndal Roper)通过对图像的研究,发现近代早期关于“女巫”的形象是如何与古典和中世纪对“嫉妒女神”的描绘结合起来的。^⑥

很多研究都指出,恐惧是引发巫术控告的很重要的因素之一。同时,恐惧往往又与嫉妒相依存。琳达·罗珀指出,巫术控告大多指向年老的妇女,因为人们害怕她们衰老的身体,而反之这些老妇则嫉妒年轻女性的生育力。罗珀强调恐惧(和嫉妒)在巫术控告中的作用:巫术控告中妇女之间的敌意是基于母亲(指控者)对她们想象中的月嫂(女巫)的嫉妒情感的恐惧。^⑦

第三种是绝望和忧郁。绝望和忧郁在近代早期的巫术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马丁·路德就认为,绝望使人陷入恶魔的引诱和宗教的忧郁。^⑧约翰·韦尔(Johann Weyer)应该是第一位将巫术归之为

^① Nicholas Rémy, *Demonolatry* (1595), tran. E. A. Ashwin, London, 1930, pp. 1 – 2.

^② Laura Kounine, “Satanic Fury; Depictions of the Devil’s Rage in Nicolas Remy’s *Daemonolatria*”, in Laura Kounine Ostling and Michael Ostling, eds., *Emotions in the History of Witchcraft*, p. 67.

^③ Robin Briggs, “Emotion and Affect in Lorraine Witchcraft Trials”, in Laura Kounine Ostling and Michael Ostling, eds., *Emotions in the History of Witchcraft*, pp. 138 – 141.

^④ Rose Cullender, *A Tryal of Witches at the Assizes Held at Bury St. Edmonds for the Count of Suffolk on the Tenth Day of March, 1664*, London, 1682, pp. 48 – 51.

^⑤ George M. Foster, “The Anatomy of Envy: A Study in Symbolic Behavior”,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 13, No. 2 (Apr. , 1972), p. 165.

^⑥ Lyndal Roper, “Envy”, in *The Witch in the Western Imagination*,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12, p. 105 .

^⑦ Lyndal Roper, “Witchcraft and Fantasy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in *Oedipus and the Devil: Witchcraft, Sexuality and Relig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Routledge, 1994; *Witch Craze: Terror and Fantasy in Baroque German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77 – 178.

^⑧ Laura Kounine, *Imagining the Witch: Emotions, Gender, and Selfhood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168.

忧郁的人。^①彼得·宾斯费尔德也将过多的悲伤作为巫觋陷于巫术的原因之一。^②近代早期的观念认为：“黑胆汁支配了女巫和男巫的身体，它导致了所谓的恶魔忧郁(diabolic melancholy)。……恶魔忧郁导致了与魔鬼签订契约的倾向。忧郁和魔鬼契约激发了巫觋对欲望、反叛行为、罪恶和邪恶幻视幻觉的渴求。”^③例如，特里尔(Trier)的尼克拉斯·菲德勒(Niclas Fiedler)承认，魔鬼正是“当他的妻子病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感到巨大的悲伤和沮丧”之时蛊惑他的。^④同样，班贝格(Bamberg)的约翰尼斯·尤尼乌斯(Johannes Junius)供认，魔鬼正是在他伤心的时候出现的。^⑤符腾堡地区贝希海姆(Besigheim)的老妇多罗特娅·里格尔(Dorothea Rieger)对于自己的罪孽深怀绝望和恐惧，因此她主动承认自己的巫术罪行正是试图消除自己的绝望以保证最后的救赎。^⑥

第四种是爱意。人们通常认为，与巫术相关的是诸如嫉妒、愤怒、恐惧和憎恨这些负面的情感，而迈克尔·奥斯特林(Michael Ostling)则希望发现其他的情感，他试图在近代早期波兰巫术审判记录中发现爱意和浪漫。^⑦奥斯特林着重研究了索非娅·巴兰诺娃(Zofia Baranowa)的案例。1643年索非娅以巫术罪被捕，在没有酷刑的情形下，她供认了自己的罪行：与以自己前夫形象出现的魔鬼保持亲密的关系。奥斯特林指出：索非娅的证词是一个爱情故事，这个故事不仅是对法官讲述的，也是讲述给自己听的，其中的巫术成分不应让我们忽视其中所包含的一位近代早期波兰普通妇女对婚姻和爱情的表达。^⑧历史学家瓦莱莉·基韦森(Valerie A. Kivelson)关注近代早期俄罗斯巫术和等级制之间关系的问题。^⑨她在讨论俄罗斯巫术、情感和等级制的论文中，研究了近代早期俄罗斯巫术供词叙述中爱的主题：巫觋们试图运用巫术使他人爱他们、友善地对待他们，减缓他人对他们的愤怒和嫉妒。显然在这里巫术是作为一种“缓和无情，产生爱意”的工具，目的是将“愤怒转化为爱意”。^⑩由于大多数巫术都是针对地位比自己高的人，因此巫术也是为了“缓和俄罗斯等级制严苛的界线”。^⑪因此，基韦森认为：“在近代早期的俄罗斯，情感被作为社会组织的工具。”^⑫在劳拉·库宁(Laura Kounine)研究的17世纪初德意志符腾堡地区，女巫嫌疑人安娜·穆勒(Anna Müller)的丈夫几次向法庭表明对妻子的支持，证明自己妻子的清白，并恳求法庭释放她。尽管他的请求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收获季节可以得到妻子的帮助)，但不可否认也是基于“感情和关心”。^⑬

可见，近代早期欧洲巫术叙述中充斥着各种情感，如恐惧、嫉妒、欲望、内疚、绝望，等等。从巫术

^① Johann Weyer, *De praestigiis daemonum*, Basel, 1563.

^② Laura Kounine, “Satanic Fury Depictions of the Devil’s Rage in Nicolas Remy’s *Daemonolatria*”, p. 63.

^③ Rita Voltmer, “The Witch in the Courtroom: Torture and the Representations of Emotion”, in Laura Kounine Ostling and Michael Ostling, eds., *Emotions in the History of Witchcraft*, p. 105.

^④ “The Confession of Niclas Fiedler at Trier”, in Brian P. Levack, ed., *The Witchcraft Sourcebook*, Routledge, 2004, p. 176.

^⑤ “The Prosecutions at Bamberg”, in Alan Charles Kors and Edward Peters, eds., *Witchcraft in Europe, 400 – 1700: A Documentary History*, 2nd editi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1, pp. 349 – 353.

^⑥ Laura Kounine, *Imagining the Witch: Emotions, Gender, and Selfhood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p. 173.

^⑦ Michael Ostling, “Speaking of Love in the Polish Witch Trials”, in Laura Kounine Ostling and Michael Ostling, eds., *Emotions in the History of Witchcraft*, p. 156.

^⑧ Michael Ostling, “Speaking of Love in the Polish Witch Trials”, pp. 165 – 166.

^⑨ Valerie A. Kivelson, *Desperate Magic: The Moral Economy of Witchcraft in Seventeenth-Century Russi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3.

^⑩ Valerie A. Kivelson, “‘So They Will Love Me and Pine for Me’: Intimacy and Distance in Early Modern Russian Magic”, in Laura Kounine Ostling and Michael Ostling, eds., *Emotions in the History of Witchcraft*, p. 123.

^⑪ Valerie A. Kivelson, “‘So They Will Love Me and Pine for Me’: Intimacy and Distance in Early Modern Russian Magic”, p. 130.

^⑫ Valerie A. Kivelson, “‘So They Will Love Me and Pine for Me’: Intimacy and Distance in Early Modern Russian Magic”, p. 131.

^⑬ Laura Kounine, *Imagining the Witch: Emotions, Gender, and Selfhood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p. 161.

的心理机制来看,魔鬼正是利用了人类这些(负面的)情感以迫使人们加入他的队伍;或者说人们通过魔鬼和巫术的框架来表达他们的情感。

二、巫术中情感产生效力的解释路径

对于运用情感史研究巫术的历史学家来说,其主要的工作是回答“谁的情感造成了什么伤害”的问题:“受控告的巫觋,他们的嫉妒引发了疾病;原告、拷问官和行刑者,他们受悲伤或恐惧驱使而将受怀疑的巫觋扔入池塘、处以吊刑或烧死在火刑柱上。诅咒或恶言可能会导致巫术受害者的疾病,而原告和地方法官的情感则无可置疑会导致成千上万所谓的巫觋的死亡。”^①

这其中包含两种情感产生效力的方式:直接的方式和间接的方式。其中直接的方式又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况。第一,有一些学者认为情感会直接导致身体的伤害。在德意志符腾堡地区的一些巫术案例中,由巫术而引发的情感会产生实际的生理后果,例如“震惊和恐惧会导致阳痿”。^②对于情感与身体之间的关系,历史学家提出了各种解释。例如,罗宾·布里吉斯认为:“巫术或许是想象的产物,但精神和身体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因而信仰能够导致疾病甚至死亡,同样也能有助于治疗和激发免疫系统。”^③爱德华·贝弗(Edward Bever)则认为,近代早期巫觋的行为类似于现代社会的霸凌(bullying),两者有着相似的表现,如言语攻击、怒视以及具有敌意的动作;而且巫觋的行为采用的是女性化的霸凌策略,因为男性霸凌更多地是采用直接的身体和言语暴力行为。^④贝弗进而运用现代神经生物学的理论指出,“在巫术的案例中,神经系统的内在社会性使得人们易于受到他人敌意的攻击”,愤怒等具有敌意的情感能产生生理上的影响,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巫觋能导致疾病。^⑤尽管现代神经生物学能够解释情感与疾病的关系,但它无法解释巫术与疾病之间的关系。因此,即使是基本情感也需要放在社会和文化语境中理解。^⑥

第二种情况即威廉·雷迪(William Reddy)提出的“情感表达”(emotive)。“情感表达”这一概念来自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speech act)。奥斯汀认为语言不仅有描述性(constative),还有施行性(performative)。“情感表达”如同施行言语行为也能“以言行事”(do things with words):“手势和言语行为既是描述性的也是施行性的,两者都反映和建构了情感经验。”^⑦巫觋的诅咒和恶言就可以用情感表达来解释:诅咒和恶言表达了巫觋的愤怒或嫉妒,同时也引发了巫术受害者的情绪,其在现实世界中的结果就是巫术受害者的疾病以至巫觋的处决。^⑧在魔法的世界,嫉妒、愤怒和憎恨这些负面的情感“不仅是内心的性情,更是在外部世界行动的中介和权力”。^⑨

情感产生效力的另一种方式是间接的方式,即情感并不直接导致人的伤害,但是它引发的巫术

^① Michael Ostling and Laura Kounine, “Introduction: ‘Unbridled Passion’ and the History of Witchcraft”, p. 3.

^② Laura Kounine, *Imagining the Witch: Emotions, Gender, and Selfhood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p. 115.

^③ Robin Briggs, “Emotion and Affect in Lorraine Witchcraft Trials”, p. 150.

^④ Edward Bever, “Bullying, the Neurobiology of Emotional Aggression, and the Experience of Witchcraft”, in Laura Kounine Ostling and Michael Ostling, eds., *Emotions in the History of Witchcraft*, p. 197.

^⑤ Edward Bever, “Bullying, the Neurobiology of Emotional Aggression, and the Experience of Witchcraft”, pp. 204–205.

^⑥ Malcolm Gaskill, “Afterword: Passions in Perspective”, p. 275.

^⑦ Michael Ostling and Laura Kounine, “Introduction: ‘Unbridled Passion’ and the History of Witchcraft”, p. 6.

^⑧ Michael Ostling and Laura Kounine, “Introduction: ‘Unbridled Passion’ and the History of Witchcraft”, p. 7.

^⑨ Valerie A. Kivelson, “So They Will Love Me and Pine for Me”, p. 132.

控告会对他人产生实际的影响。这里我们可以参考英国历史学家基思·托马斯(Keith Thomas)和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建立的“拒绝—复仇”的解释模型。基思·托马斯认为:“必须从心理学角度来解释巫术控告戏剧的参与者的动机。”^①托马斯和麦克法兰认为,近代早期英格兰特殊的社会和经济变革引起了社会紧张局势。在伊丽莎白的济贫法颁布后,对待扶贫救济的官僚主义化,使每个人丧失了对宽厚应有的责任。尤其在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过渡时期,这引起社会紧张局势,并以巫术控告的形式表现出来。村民拒绝向贫穷的邻人施舍,逃避传统的互助义务,这使得邻里友谊和个人主义之间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它“所产生的紧张状态成了最可能导致巫术告发的原因”。^②显然,在他们看来,巫术控告中交织有两类情感:“乞讨者的希望以及之后的失望和怨恨;那些拒绝施舍者的内疚和恐惧以及随之怀疑乞讨者进行魔法报复。”^③

在基思·托马斯和艾伦·麦克法兰的解释模型中,他们特别强调邻里关系的重要性。巫术指控不会发生于关系密切的人或完全陌生的人之间,因此巫术指控和亲疏关系之间的关系呈曲线形变化。在英格兰地区,邻里之间的紧张关系更容易导致巫术指控的发生,相互之间的争吵、借贷,甚至是过分殷勤的行为都容易引发日后的指控;而亲戚关系(包括姻亲关系)在巫术指控中不具有显著的影响。^④此外,罗宾·布里吉斯和马尔科姆·加斯基尔等学者也都强调巫术控告中邻里关系和人际冲突的重要性。我们可以在巫术审判中找到大量有关恐惧、愤怒和憎恨的证据,在这些小而贫穷的乡村中,相互间的亲密关系为这些负面的情绪提供了理想的滋生土壤。除了邻里关系与经济贫困的问题,马尔科姆·加斯基尔还增加了“爱—性”以及“救赎—惩罚”两个维度。^⑤这样就能更为完整地构建近代早期英格兰巫术控告的情感背景:愤怒、嫉妒、仇恨、悲伤、爱意、希望等。

但是这一模型仍无法解释巫觋的情感与受害者实际伤害之间的联系。夏洛特·罗斯·米勒(Charlotte-Rose Millar)完善了基思·托马斯和艾伦·麦克法兰的解释模型,她强调精灵(familiar)^⑥在英格兰巫术叙述中的作用,以此将巫觋的复仇心理和实际伤害之间联系起来。米勒认为,精灵是“巫觋内心欲望的外部导管”;精灵一方面是巫觋邪恶情感和欲望的体现,巫觋“被视为恶毒危险的男女,他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同时巫觋又是通过精灵来实现其自己的愿望的,他们“通过与魔鬼签订契约从而获得恶魔的力量以实现自己的愿望”。^⑦在米勒的研究中,精灵扮演着一个双重的角色:“它们是来自地狱的恶魔,以引诱巫觋;同时它们也是巫觋内在想法和欲望的外在体现,受巫觋召遣去实现这些想法和欲望。巫觋通过与恶魔签订契约形成个人的纽带,使他们得以实现他们巨大的仇恨、嫉妒、怨恨和贪婪,以伤害他们的邻居,毁坏牲畜,以及杀死儿童。”^⑧因此,在近代早期,恶魔

^① 基思·托马斯:《巫术的兴衰》,芮传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27页。

^② 基思·托马斯:《巫术的兴衰》,第428—431页;Keith Thomas, “The Relevance of Social Anthropology to the Historical Study of English Witchcraft”, in Mary Douglas, ed., *Witchcraft Confessions & Accusations*, Tavistock Publications, 1970, pp. 62—64; Alan Macfarlane, *Witchcraft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A Regional and Comparative Study*, 2nd edition, Routledge, 1999, pp. 196—197。

^③ Malcolm Gaskill, “Afterword: Passions in Perspective”, p. 273.

^④ Alan Macfarlane, *Witchcraft in Tudor and Stuart England*, pp. 168—176.

^⑤ Malcolm Gaskill, “Witchcraft, Emotion and Imagination in the English Civil War”, in John Newton and Jo Bath, eds., *Witchcraft and the Act of 1604*, Brill, 2008, pp. 167—174.

^⑥ 精灵(familiar)指巫觋所豢养的小动物,多为恶魔所变。

^⑦ Charlotte-Rose Millar, *Witchcraft, the Devil, and Emotions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Routledge, 2017, p. 101; “Over-Familiar Spirits: The Bonds between English Witches and Their Devils”, in Laura Kounine Ostling and Michael Ostling, eds., *Emotions in the History of Witchcraft*, p. 173.

^⑧ Charlotte-Rose Millar, “Over-Familiar Spirits: The Bonds between English Witches and Their Devils”, p. 173.

(精灵)不仅是巫觋内在欲望的体现,同时也是他们实现和解释自己情感的方式。^①

巫术在今天不再被视为一种能真实产生效力的行为,但它在近代早期却产生了真实的伤害和后果。情感史的研究正好可以弥合两者之间的差距,向我们揭示,在巫术和巫术控告中情感是如何产生真实的效力的。

三、情感的表象与巫术史研究

准确地说,情感史研究的对象并非是历史中(真实的)情感,而是情感的表象,即各种材料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历史学家娜塔莉·戴维斯在《档案中的虚构》中就注意到了这一点:16世纪法国请赦书中很多求赦者用盛怒作为自己杀人的理由,因为“突如其来的盛怒,在正当的情况下,可以成为国王宽恕凶杀的理由——即可以减免罪行,在宗教框架下,这也是一宗必须被原谅的罪”。^②显然,请赦书中展现的并非是当事人真实的情感,更多地是建构的情感。在近代早期巫术史的研究中,情感史所使用的材料通常包括文字材料和图像等,通过对这些材料的分析和研究,情感史学家可以发现文献的作者对情感的构建,也可以发现近代早期人们对于巫术和情感之间关系的理解。

(一) 审判材料。审判材料包括审判记录和小册子等。^③ 审判材料并不是对案件完全真实的再现。例如,在地方审讯记录中呈现的审讯者是“睿智和虔诚的法官”形象。而在私人书信和上诉状中则将审讯者刻画为:“当巫觋拒绝供认时无法控制他们不受约束的激情;挫折引起愤怒,并最终使用新的酷刑手段。”^④但是,这些材料能告诉我们“人们相信发生了什么”。在审判材料中,我们应试图发现“情感规则”(emotional regime)。“情感规则”由威廉·雷迪提出,指“规范的情感集合以及表达和灌输这些情感的官方仪式、实践和情感表达”。^⑤因此,情感规则强调的是“权力的运作”,即情感中更普遍的“性别、阶级(或阶层)和民族(或国家)话语”。^⑥

无论是审判记录还是小册子都向我们呈现了一个“情感共同体”。“情感共同体”(emotional community)是美国历史学家芭芭拉·罗森宛恩(Barbara Rosenwein)在2002年提出的一个概念。罗森宛恩指出,情感共同体“与诸如家庭、邻里、议会、行会、修道院、教区教堂等社会共同体完全一样,但研究者主要是试图发现感情系统:这些共同体(及其中的个人)定义或评价为对其有价值或有害的(情感);对于他人情感的评价;人际情感纽带的特性;期待、鼓励、容忍、谴责等情感表达的模式”。罗森宛恩进一步指出,人们可以从一个情感共同体移动到另一个情感共同体,如从小酒馆到法庭,人们“根据不同的环境调整他们的情感表现和对祸福的判断”。根据罗森宛恩的观点,“不仅每个社会产生、形成、约束和表达情感是不同的,甚至在同一个社会中有着对立的价值和模式”。^⑦可见,罗森

^① Charlotte-Rose Millar, “Over-Familiar Spirits: The Bonds between English Witches and Their Devils”, p. 185.

^②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档案中的虚构:16世纪法国的赦罪故事及故事的讲述者》,饶佳荣、陈瑶等译,刘永华校,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1页。

^③ 小册子(pamphlet)是一种简短的文件或论文,篇幅不大,一般在五十页以内,内容大多涉及政治争论,此外也包括一些通俗小说或歌谣小书,以及一些对当时重要事件、案件的介绍。有关巫术的小册子通常包括证人、巫觋和巫术受害者的陈述,往往还有小册子作者的介入。因此,小册子使我们得以了解巫术叙述中不同的声音,以及当时的人是如何看待巫术的。

^④ Rita Voltmer, “The Witch in the Courtroom”, p. 111.

^⑤ William Reddy, *The Navigation of Feeling: A Framework for the History of Emo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29.

^⑥ Michael Ostling and Laura Koumine, “Introduction: ‘Unbridled Passion’ and the History of Witchcraft”, p. 7.

^⑦ Barbara H. Rosenwein, “Worrying about Emotions in Histor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7, No. 3, June 2002, pp. 842–843.

宛恩的理论是基于“拥有各种价值和观念、实践各种社交形式以及给予各种情感和表达方式以特权的共同体的互动和转变”。^① 情感共同体与马克·西摩(Mark Seymour)所说的“情感舞台”(emotional arena)很相似。在西摩那里,“情感舞台”指一个诸如教堂、婚礼、葬礼、破旧的汽车旅馆等的场所或场合,这一场所或场合能产生适合于它的特别情感。^②

审判材料中的法庭正构成了一种特殊“情感共同体”或“情感舞台”,特定的语义学决定了被告和法官的情感习惯的准则。在巫术审讯中,酷刑作为一种催化剂“改变了情感表现”,“在向刑事法庭的父权体系服从、悔罪和供认的过程中,书记员用不同的情感模式标记巫觋的惯常行为”。^③ 在审判中,酷刑伴随着恐惧的情感,但这种恐惧“首先是由于行刑者超越了身份、性别、年龄和身体的界线而引发的对羞愧和羞辱的恐惧,其次才是对酷刑导致的疼痛的恐惧”。^④ 但是,并非是酷刑让无辜的人认罪,而是相反:“被告在被施以酷刑之前就已经被推定为有罪了。书记员事实上将被告表现的诸如害怕或羞愧等情绪以对被告不利的方式重新解释。被告几乎无法打破这个自我确认的恶意怪圈:无罪的声明必定是谎言,因为巫觋的罪行是确定的。同样的理由,祈求圣母或圣徒必定是渎圣的。甚至巫觋在审讯中(尤其是酷刑中)的沉默说明他们怙恶不悛、心中有鬼。”^⑤

可见,书记员的规则和法庭的利益保证了“那些允许进入历史档案的情感符合被承认的恶魔学脚本,而这些脚本预先决定了受控告的巫觋所表达的情感”。巫觋在法庭上表现出恶意、冷酷、无泪、悔悟都是合适的,但这些都不是巫觋内心的真实呈现,相反,这些仅仅是恶魔学著作和艺术作品的表象。^⑥ 其中,巫觋在审讯中没有流泪成为证明罪行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

由于巫术是一项很难证明的罪行,所以审讯官需要通过间接的方式来证明。近代早期时的人相信内在的情感和外在的表现之间的联系,因此诸如姿态和情感就可以反映人的真实内心。历史学家乌林卡·鲁布拉克(Ulinka Rublack)认为,女性嫌疑人特殊的姿态和情感在刑事审讯中是很重要的,“脸色苍白、颤抖、叹气和紧张是有罪的表现;而无罪的最重要标志是‘出自内心’的哭泣”。^⑦ 在近代早期,女巫被认为是缺乏情感的人,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她们的身体是干的,她们的心是冷的。其中,身体是干的就意味着“无法哭泣”,这是邪恶的标志。^⑧ 近代早期的人建立了身体与情感之间的联系,尤其是体液的流动:“心的运动通过动脉将水输送到头部再到眼睛,眼泪从眼睛流出。女巫的心不再被感动,因为它及其周围的水已经干涸。”^⑨ 因此,在巫术审讯中,“无法哭泣”就成了判定一个人是否是女巫的重要标志。在天文学家开普勒之母卡塔琳娜·开普勒(Katharina Kepler)巫术案中,卡塔琳娜在面对证人时“一直低着头或看向侧边,且眼神游移不定”,同时她“没有流一滴眼泪”。没有流泪在当时符腾堡公国路德宗文化中被认为是很可怕的,神学家认为“心灵需要被感动”。^⑩ 在符腾堡地区,有着很多这类的巫术案例。例如,埃宾根(Ebingen)的安娜·格布哈特(Anna Gebhard)由于

^① Barbara H. Rosenwein, “Worrying about Emotions in History”, p. 845.

^② Michael Ostling and Laura Kounine, “Introduction: ‘Unbridled Passion’ and the History of Witchcraft”, p. 12.

^③ Rita Voltmer, “The Witch in the Courtroom”, p. 105.

^④ Rita Voltmer, “The Witch in the Courtroom”, p. 102.

^⑤ Rita Voltmer, “The Witch in the Courtroom”, p. 107.

^⑥ Michael Ostling and Laura Kounine, “Introduction: ‘Unbridled Passion’ and the History of Witchcraft”, p. 12.

^⑦ Ulinka Rublack, *The Crimes of Women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Clarendon Press, 1999, p. 58.

^⑧ Laura Kounine, *Imagining the Witch: Emotions, Gender, and Selfhood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p. 104.

^⑨ Ulinka Rublack, “Fluxes: The Early Modern Body and the Emotions”, *History Workshop Journal*, No. 53 (Spring, 2003), p. 7.

^⑩ Ulinka Rublack, *The Astronomer and the Witch: Johannes Kepler’s Fight for His Mothe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 219.

在审讯中没有流一滴眼泪就足以使地方官员相信她是女巫；米欣根(Müchingen)的安娜·穆勒(Anna Müller)没有表现出害怕和没有流泪就使审讯官对她产生了怀疑。^①

此外，在法庭中巫觋有时会借着官方的脚步表达自己的情感。例如，索非娅·巴兰诺娃通过她的叙述“既得以了解和理解社会、文化或父权制加于她们的情感，同时也表达了与审判的冲突性语境并不明显相关的情感”。^② 索非娅自己的情感表达纳入法庭所认可的母题和结构来表达她自己的情感，她通过构建与前夫的爱恋使她得以忍受现任丈夫的虐待。这种叙述构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情感避难所”(emotional refuge)，得以摆脱现实生活中的情感痛苦(emotional suffering)。琳达·罗珀在研究17世纪一位奥格斯堡女巫雷吉娜·巴托洛梅(Regina Bartholome)时指出：女巫用她可以取得的元素制造了巫术幻想，即“从她早期的人生中寻找主题以理解后来生活中的冲突和关系”，这种解释的逻辑为审问者和被控告者(女巫)所共有；因此，“巫术审讯为女巫提供了一个详述和重演这些相连的冲突的机会”。^③ 我们在法庭中可以看到法官和审讯者的真实的情感共同体与巫觋的想象的情感共同体的交叉。显然，在审判材料中的巫术审判展现为一出模式化的情感表演的戏剧。^④

(二)图像。文字材料是历史学家主要运用的资料，而近来有一些历史学家转向图像史的研究，运用图像资料来研究近代早期巫术史。我们可以举澳大利亚历史学家查尔斯·齐卡(Charles Zika)为例。齐卡一直关注近代早期巫术的图像，他在2007年出版了《巫术的表现》一书中致力于讨论近代早期巫术的视觉表象，并试图揭示这些视觉图像的文化意义和情感力量。^⑤ 齐卡试图将情感史运用到近代早期欧洲巫术的图像研究之中，他研究了17世纪初荷兰画家小雅克·德·盖因(Jacques de Gheyn the Younger)有关女巫的绘画，在德·盖因的绘画中，女巫的形象“显示了冷酷无情的特征，她们通常在散发着尸体臭味的和阴湿的地下空间对受害人施以可怕的暴力”。^⑥ 齐卡认为，德·盖因描绘的女巫建构了“一种反圣殇的形象”：“女巫手捧着死者的头，这与圣殇场景中圣母或在哀悼的场景中那些虔诚的女性对死去的耶稣所表现的强烈悲伤和怜悯之情相对照。而相反，女巫在侵犯男性受害者的尸体时表现的是残酷和缺乏怜悯之情。”^⑦ 泪水是怜悯之情的标志，而怜悯(compassion)在中世纪晚期是“基督徒经验和虔诚的一种主要的情感”。^⑧ 体现这种怜悯的最重要的形象就是圣殇中的圣母或哀悼中的虔诚女性；而女巫与之相反，她们毫无怜悯地侵犯和损毁基督徒的尸体，她们因缺少怜悯之情而无法流泪。

显然，在审判材料和图像中所展现的并不是真实的情感。但是通过分析这些建构的情感，我们可以了解近代早期时的人是如何理解巫术、社会性别和社会规范的。

余 论

情感史路径为近代早期巫术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模式，有助于解释近代早期猎巫的根源和

^① Laura Kounine, *Imagining the Witch: Emotions, Gender, and Selfhood in Early Modern Germany*, pp. 119, 153.

^② Michael Ostling, “Speaking of Love in the Polish Witch Trials”, p. 166.

^③ Lyndal Roper, “Oedipus and the Devil”, in *Oedipus and the Devil: Witchcraft, Sexuality and Relig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 pp. 230–232.

^④ Rita Voltmer, “The Witch in the Courtroom”, pp. 97, 111.

^⑤ Charles Zika, *The Appearance of Witchcraft: Print and Visual Culture in Sixteenth-Century Europe*, Routledge, 2007, p. 2.

^⑥ Charles Zika, “The Cruelty of Witchcraft: The Drawings of Jacques de Gheyn the Younger”, in Laura Kounine Ostling and Michael Ostling, eds., *Emotions in the History of Witchcraft*, p. 38.

^⑦ Charles Zika, “The Cruelty of Witchcraft: The Drawings of Jacques de Gheyn the Younger”, p. 42.

^⑧ Charles Zika, “The Cruelty of Witchcraft: The Drawings of Jacques de Gheyn the Younger”, p. 48.

特性,探求引发大规模社会现象的心理机制。近代早期的巫术研究有两个不同的侧重:巫术信仰(witch-belief)和猎巫(witch-hunt),而情感史则将两者结合起来,对情感的分析不仅可以理解巫术信仰,也有助于理解猎巫的机制。

除了巫术与情感、巫术控告与情感之外,我们可以在近代早期巫术史研究中还可以发现第三个层次,即巫术的历史编纂学与情感。情感因素不仅存在于巫术和巫术控告中,也存在于巫术的历史编纂学中。到了18世纪之后,“不受约束的激情”的理论则转而塑造了近代早期巫术的历史编纂学,即过度的情感不仅属于女巫也属于恶魔学家和地方法官,一些历史学家将猎巫解释为“恶魔学家施虐受虐狂的幻想和杀婴的冲动”。^①早期研究者对待巫术的态度往往是其自身情感的反映,例如,英国学者玛格丽特·默里(Margaret Murray)在《西欧的巫术信仰》(The Witch-Cult in Western Europe, 1921)和《女巫的上帝》(God of the Witches, 1931)中沉溺于对欢愉、性和抵抗的想象;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Jules Michelet)在《女巫》(La Sorcière, 1862)中为他的怜悯和政治厌恶寻找发泄途径;英国学者蒙塔古·萨默斯(Montague Summers)在《巫术史》(History of Witchcraft and Demonology, 1926)中则显示了他对撒旦和女性的恐惧。^②

劳雷尔·茨维斯勒(Laurel Zwissler)研究了情感在当代西方历史书写中的作用,认为情感是“决定历史叙述有效性最重要的因素”。^③茨维斯勒指出,对于那些认同于(近代早期)女巫的现代女性主义者(feminist Witches)而言,“她们的实践提供了一个摆脱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情感避难所”。在威廉·雷迪那里,“情感避难所”是一个“个体能够表达不符合于主流‘情感规则’和文化价值的空间”。关于近代早期巫术的叙述为现代女性形成了一个情感避难所,因为这些叙述“为很多女性在男性主导的文化中可能感受到的不满、悲伤和恐惧等情感提供了正当的理由”。^④那些认同于(近代早期)女巫的现代女性主义者使用有关近代早期巫术的叙述“解释女性在父权制压迫下的情感不满,并将负面情感转变为希望,这些希望加速社会变迁的行动”。^⑤

在近代早期巫术史研究中运用情感史的路径仍处于起步的阶段,相关的研究并不多,而且很多问题仍有待解决,其中最关键的是如何区别情感史与心理史学和心态史学之间的关系。但总体而言,情感史极大地拓展了巫术史的研究,在解释体系中加入了情感的维度后更有助于我们理解近代早期欧洲的巫术及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作者陆启宏,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邮编:200433)

(责任编辑:李桂芝)

(责任校对:张旭鹏)

^① Michael Ostling and Laura Kounine, “Introduction: ‘Unbridled Passion’ and the History of Witchcraft”, p. 7.

^② Laurel Zwissler, “In Memorium Maleficarum: Feminist and Pagan Mobilization of the Burning Times”, in Laura Kounine Ostling and Michael Ostling, eds., *Emotions in the History of Witchcraft*, p. 256.

^③ Laurel Zwissler, “In Memorium Maleficarum”, p. 257.

^④ Laurel Zwissler, “In Memorium Maleficarum”, p. 261.

^⑤ Laurel Zwissler, “In Memorium Maleficarum”, p. 263.